

孤艳稀品大系



欢喜冤家

吉林摄影出版社

孤艳稀品大系・枕边艳品

欢

喜

冤

家

明・西湖渔隐主人

责任编辑:李相状

装帧设计:先知行工作室

孤艳稀品大系

——中国古典文学文库

主编:林 奇

出版: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制: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32 开

字数:2500 千字

印张:107

书号:ISBN 7-80606-566-0/1·34

定价:1280.00 元(全十册)

总 序

很多中国古籍，因战乱、政治或其他原因，加之自然淘汰，流失颇多。其中，被视为俗文学的小说因其与主流文化相悖而加剧了流传的难度。至于小说中的艳品，更为官方所不容，往往以“有伤风化”为由，屡遭禁毁，受害最烈。特别是明、清两代，毁版焚书，时有所闻。除了官方明令禁毁外，社会舆论、各阶层的社会组织，都极力制止此类书籍之流通。在强力压制下，很多书籍都消失了，有的仅存书目，有的则机缘巧合，被研究者发现了唯一的版本，是谓“孤本”。

由于中国近代史的特殊背景，不少在本土消失的书籍，因早年流传到海外，所以幸存。其中很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即艳情小说。但无论是在海内外，这些资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难得一读，更不要说结集出版了。因而前辈学人如郑振铎、孙楷第、王重民、刘修业、王古鲁等都是漂洋过海，去域外读这些书，并进行研究，从而发现了本书所收的在国内已经流失的十种孤本。这些资料均来自日本、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诸国图书馆及私人藏书。

比较而言，“孤本”易得，“珍稀本”难求。由于艳情小说不能公开发行的关系，印刷极不讲究，错漏甚多。研究艳情小说的人，往往从禁毁书目或其他批判资料中，知道这类书籍的

存在而无从阅读，偶然接触到坊间流行本，却又质量太差。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残页，文字湮漫，即原书亦不易辨识，影印自难卒读。不仅难以窥见原作的真面目，也难以直面社会和读者。本书所收书目，均为珍稀本，即遭禁毁之前的刻本。除录入版本书影外，收原版插图数百幅。与整理粗糙、随意删削之艳情小说合刊，有天壤之别。

艳情小说或被称为风流小说、猥亵小说、秽亵小说、淫荡小说等，诸家所指内容各不相同。本书所收乃是专以叙写性爱或以叙写性爱为重点之一的小说。艳情小说除了提供当时一般社会生活史料外，又特别反映了当时的性风俗、性心理等。为后人研读此一时期的性文化提供丰富的资料。近年国内外兴起性文化研究热，注意发掘历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获得资料外，又从医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还注意到道家 and 佛家的有关作品，但对明清艳情小说中之资料所知无多。本书不单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论，更重要的是记录了许多此方面的具体例证，展现了明清两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动。在世界艳情文学史中，中国艳情小说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较西洋艳情小说，中国小说起源早，类型多，表现出一种比较健康自然的性观念，和西洋处在宗教强大压力下的反抗性的艳情小说，所表现的被扭曲的性观念大异其趣。

古之藏书家性喜依据阅读习惯、藏书品味、用书目的划书为四品，即“灰色妙品”、“枕边艳品”、“房中秘品”和“箱底稀品”。这种文化现象由来已久，且各有传承。明清艳情小说亦与“四品”暗合，代表了文明大国藏书品味的最高境界。

枕边艳品序

“枕边书”一词最早见于唐人何辛梓笔记《滴水居杂议·交游篇》，文载“书于士，至贵也。而近岁士人，尤喜置之枕畔，盖皆《素女》类也”。此后枕畔书一般专指男女性爱描写、房中秘术之类书籍，民间俗称为“枕边书”。

清代以前，中国人对性一直保持着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春官画、房中术、色情传奇、野史笔记等等多种多样，构成了一幅古代性生活的多彩画卷。而有清一代，却开始“严绝非圣之书”（康熙五十三年谕），不仅色情淫秽小说、淫词艳曲被禁绝毁灭，就连《水浒》《西厢》这样的书也不放过，以至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上的被阉割。人们无法摆脱“食色性也”的人性要求，却又虚情矫饰，把与私生活相关的一切加以森严壁垒，陷入自己编制的罗网而不能自拔。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然统治者费尽心机，“枕边书”却屡禁不绝，在民间始终秘密流传，呈不胫而走之势。

“枕边书”包含内容很多，如房中术、道家养生秘书、唐代色情传奇、才子佳人小说、艳诗丽词、明清淫秽小说、春官画册等，其中传递了多角度、多层次

的古代历史信息与民俗风情。唐人传奇或记述异闻、或驰骋想象，描摹男女情爱，美人、才子、侠士、精怪，不仅开一代文学新形式，反映了当时的性习惯和民间风俗、奇诡逸事，还可视为后世色情小说的滥觞。野史笔记也常常包含很多意想不到的信息，如朱聿《萍洲可谈》述沈括妻子之虐待狂，赵翼《陔余丛考》述南宋时期的男妓行会，陶宗仪《辍耕录》述“春药锁阳”；又宋人俞越之《茶香室四钞》记载宋代三等妓院……

“枕边书”中数量最多也十分重要的部分是大量的色情、淫秽小说。这类作品可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色情小说”，指并不专以淫猥取乐，而是平心静气描写世情的小说，代表作是《金瓶梅》；另一类是“淫秽小说”，即指专事淫猥取乐，故意寻求性刺激的下流小说，代表作是《肉蒲团》。前者在文学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上占有很高的地位，这是大家公认的；而后者从内容上讲是庸俗的，在艺术形式上也无甚新意，是享乐过度、厌倦已极的心理表现，有些情节反而是专为性描写而设计。对这类作品，我们应更多的注重他们对社会史研究和性学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它们袒露直白、毫不遮掩的描写手法或许在文学意义上流于庸俗，但对历史研究却是最佳的客观史料。

“枕边书”文化就整体来说，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有些作品，比如《金瓶梅》已被誉为世界第一流的古典小说杰作；而如《素女经》、《大乐赋》等也成为中国文明史研究的孤本珍品；也有不少作品，如

《绣榻野史》，很难说它具有多么高的审美价值，其张扬肉欲、带有强烈性刺激、性挑逗意味的色情描写值得批判，仅适合作为研究资料来阅读。但把“枕边书”这个整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我们理应注重它多方面的文化价值。以往我们对文学作品的研究，过多的注重“经典文化”。而枕边书这样“不经”的文学形式，呈现出一种“亚文化”状态，其中较少理想性和虚饰成分，更贴近民族历史、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实际。站在新时代的文化高度对古代文明进行审视观照，以开明包容的态度对待广阔的历史，当有益于我们今日精神文明的进步与生活品质的提升。

本书所选《欢喜冤家》、《五美绿》、《兰花梦传奇》均为明清影响颇大的“枕边书”。

序

明代小说。又名《贪欢报》、《欢喜奇观》、《艳镜》、《三续今古奇观》、《四续今古奇观》等。西湖渔隐主人著，真实姓名已不可考。崇祯十三年（1640）序刊本，分正、续两集。每集十二回，每回叙一事。

书叙男女私情，并多由恩爱而成仇。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认情郎》开篇诗云：“世事从来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仇。情人那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冤家聚会，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可说是创作主旨。如此回主人公花二娘，因丈夫花林不务正业，赌博游荡，连她的衣物首饰都输光，气得父母双亡，便与丈夫的结拜兄弟任龙私通。而任龙的未婚妻，不仅有外遇，且已怀孕，若事有败露，难免有生命危险。花二娘挺身而出，为其打胎救护。花林的另一个结拜兄弟李二白，早对二娘垂涎三尺，但遭拒绝，于是怀恨在心，勾结周裁缝，欲加害二娘与任龙，谁知弄巧成拙，到头来害了自己，周裁缝被判死刑，李二白则死于花林刀下。对于这类题材的小说，褚人获在《坚瓠集》里作过评论：“今俗有《欢喜冤家》小说，始则两情眷恋，终或至于仇杀，真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也。疾读一过，可当欲海晨钟。”作者在寻常的故事中，开掘出新的观念，不仅赞赏花二娘的机智勇敢，而且同情她的遭际，即在丈夫不能给予她起码的夫妻感情下，她可以从别的男子那里获得应有的

慰藉。这与传统的封建观念相抵牾，而与冲破封建道德樊篱、大胆肯定人性这一晚明进步思潮相合折，也是晚明进步文学的共识。

由于此书笔墨多染秽褻，清康熙之后，屡作禁书，为逃避查禁，故不时改换书名翻刻行世。

目 录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1)
第二回	吴千里两世谐佳丽	(19)
第三回	李月仙割爱救亲夫	(36)
第四回	香菜根乔装奸命妇	(59)
第五回	日宜园九月牡丹开	(75)
第六回	伴花楼一时痴笑耍	(93)
第七回	陈之美巧计骗多娇	(107)
第八回	铁念三激怒诛淫妇	(117)
第九回	乖二官骗落美人局	(131)
第十回	许玄之赚出重囚牢	(151)
第十一回	蔡玉奴避雨撞淫僧	(174)
第十二回	汪监生贪财娶寡妇	(182)
第十三回	两房妻暗中双错认	(191)
第十四回	一宵缘约赴两情人	(200)
第十五回	木知日真托妻寄子	(209)
第十六回	杨玉京假恤孤怜寡	(222)
第十七回	朱公子贪淫中毒计	(230)
第十八回	黄焕之慕色受官刑	(240)
第十九回	梦花生媚引凤鸾交	(251)
第二十回	一枝梅空设鸳鸯计	(263)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认情郎

世事从来不自由，千般恩爱一时仇。

情人谁肯因情死，先结冤家后聚头。

这四句诗，只为世人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来。且说个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长在松江府华亭县八团内川沙地方。他父亲名叫花遇春，年将半百，单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欢喜。长成六岁，上学攻书，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聪明，苦了先生，费尽许多力气。读了三年，书史一句不曾记得。不想到了十岁外，同了几个学生朝夕玩耍。父亲虽严，那里曾怕；先生虽教，那里肯听。他父亲见他不像成器的了，想到这般顽子，不能成器，倒不如歇了学。待他长成时，与他些本钱，做些生意也罢。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竟不读书了。后来一发拘束不定了。他母亲与丈夫商议道：“孩儿不肖，年已长成。终日闲游，不能转头。不若娶一房媳妇与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时劝他务些生业，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迟。”即时就去寻了媒婆。那媒婆肚里都有单帐的。却说：“几家女子，曰某家某家可好么？”遇春听了道：“这几家倒也都使得，但不知谁是姻缘，须当对神卜问，吉者便成。”别了媒婆，竟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缘，余非吉兆。“也罢，用了徐家。”又见媒人，央他去说。原来此女幼年父母俱亡，并无亲族，倒在姑娘家里养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无娘教训的女儿，故此十八岁尚未有人来定，恰好媒人去说。这徐氏姑娘又与他相隔不远，向来晓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屋的人家，但不知儿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

口,无量斗,未免赞助些好话起来。那徐氏信了,即时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选日成亲。少不得备成六礼,迎娶过门,请集诸亲,拜堂合卺。揭起方巾花扇,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但见:

秋水盈盈两眼,春山淡淡双蛾。金莲小巧袜凌波,嫩脸风弹得破。唇似樱桃红绽,乌丝巧挽云螺。皆疑月殿坠嫦娥,只少天香玉兔。

诸人一见,果然生得美貌,无不十分称好。一夜花烛酒筵,天明方散。未免三朝满月,整治酒席。这也不题。

好笑这花林,娶了这般一个花枝般的浑家,尚兀自疏云懒雨,竟不合偏向乡里着脚。过了几日,仍向街坊上结交了一个不才肖的单身光棍。姓李名二白,年纪有三十岁了,专一好赌钱烂饮,诱人儿子,哄他钱钞使用。这花林又着他哄骗了。回家将妻子的衣饰暗地偷去花费。不想他妻子一日寻起衣饰,没了许多,明知丈夫偷去花费了,禀明了公婆。还存得几件衣物,送与婆婆藏了。公婆二人闻知,好生气恼,恨成一病,两口恹恹,俱上床了。好个媳妇,早晚殷勤服侍,并无怨心。央邻请医,服药调治,那里医得好。这花林犹如陌路一般,又去要妻子的衣饰。见没得与他,几次发起酒疯,把妻儿惊得半死。

且说李二白见花林的物件没了,甚是冷淡。他便又去寻一个书生,姓任名龙,年纪未上二十。他父亲在日,是个三考出身,后来做了一任典史,趁得千金。不期父母亡过,止存老母、童仆在家。妻子虽定,尚未成亲,故此自己往城外攻书。曾与李二白在亲戚家中会酒,有一面之交。一日,途中不期而遇,叙了寒温。恰好又遇着花林,各叙名姓。李二白一把扯了两个,竟至酒楼上做一个薄薄东道,请着任龙,席上猜三道五,甜言蜜语,十分着意。这任龙是个小官心性,一时间又上了他的钩子。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者也了,

终日思饮索食。这花林又是个好酒之徒，故终日亲近了这酒肉弟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他父母一日重一日，那里医治得好，遇春一命呜呼。花林又不在家，央了邻家，四处寻觅，方得回来。未见哭了几声。三朝头七，这倒亏了任李二人相帮。入棺出殡，治丧料理。不料母亲病重，相继而亡。自然又忙了一番，方才清静。余剩得些衣衫首饰，妻子又难收管，尽将去买酒吃食，使费起来。这番没了父母，竟在家中和哄了。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我们虽异姓骨肉，必要患难相扶。须结拜为弟兄，庶可齐心协力。我年纪痴长，叨做长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你二位意下如何？”二人同声道：“正该如此。”三个吃了些香灰酒，从此穿房入户。李二唤徐氏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与同胞兄弟一般儿亲热。这李二见花二娘生得美貌，十分爱慕。每席间将眼角传情，花二娘并不理睬他。丈夫虽然不在行，也看不得这村人上眼。任三官青年俊雅，举止风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将笑脸迎他。任三官虽然晓得，极慕二娘标致。只因花二气性太刚，倘有些风声，反为不妙，所以欲而不敢。

一日，花二在家，买了一些酒肴，着妻子厨下安排。自己同李、任在外厢吃酒。谈话中间，酒觉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暖了拿来。”即便收了冷酒，竟至厨下取酒来暖。不想花二娘私房吃了几杯酒，那脸儿如雪映红梅，坐在灶下炊火煮鱼。三官要取火暖酒，见二娘坐在灶下，便叫：“二嫂，你可放开些，待我来取一火儿。”花二娘心儿里有些带邪的了，听着这话，佯疑起来，带着笑骂道：“小油花什么说话，来讨我便宜么？”任三官暗想道：“这话无心说的，倒想邪了。”便把二娘看一看，见他微微笑眼，脸带微红，一时间欲火起了，大着胆，带着笑，将身捱到凳上同坐。二娘把身子一让，被三官并坐了。任三便将双手去捧过脸来，二娘微微而笑，便回身搂抱，吐过舌尖，亲了一下。任三道：“自从

一见,想你到今。不料你这般有趣的。怎生与你得一会,便死甘心。”二娘道:“何难,你既有心,可出去将二哥灌得大醉,你同李二同去,我打发开二哥睡了,你傍晚再来,遂你之心。可么?”三官道:“多感美情,只要开门等我,万万不可失信。”二娘微笑点首,连忙把冷酒换了一壶热的,并煮鱼拿到外厢,一齐又吃。三官有心,将大碗酒把花二灌得东倒西歪。天色将晚,李二道:“三官去罢。”三官故意相帮,收拾碗盏进内,与二娘又叮嘱一番,方出来与李二同去。二娘扶了花二上楼,与他脱衣睡倒。二娘重下楼,收拾已毕,出去掩上大门。恰好任三又到,二娘遂拴上门道:“可轻走些。”扯了任三的手,走到内轩道:“你坐在此,待我上楼看他一看便来。”任三道:“何必又去。”一手搂住二娘推在凳上,两下云雨起来。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一来标致,二来知趣,二娘十分得趣。怎见得:

色胆如天,不顾隔墙有耳。欲心似火,那管隙户人窥。初似渴龙喷井,后如饿虎擒羊。啧啧有声,铁汉听时心也乱。吁吁微气,泥神看处也魂消。紧紧相偎难罢手,轻轻耳畔俏声高。

花二娘从做亲以来,不知道这般有趣。任三见他知趣,放出气力,两个时辰,方才罢手,未免收拾整衣。二娘道:“我不想此事这般有趣,今朝方尝得这般滋味,但愿常常聚首方好。只是可奈李二这厮,每每把眼调情,我不理他。不可将今番事泄漏些风声与他。那时花二得知了,你我俱活不成的。”三官道:“蒙亲嫂不弃,感恩无地,我怎肯卖俏行奸,天地亦难容我。”二娘道:“但不知几时又得聚会?”任三道:“自古郎如有心,那怕山高水深。”二娘道:“今夜与你同眠方可,料亦不能。夜已将深,不如且别,再图后会罢。”任三道:“既如此,再与你好一会儿去。”正待再整鸾佩,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二人吃了一惊。忙回道:“我

拿来了。”悄悄送着三官出去。拴好大门，送茶与花二吃了。花二道：“你怎么还不来睡？”二娘回道：“收拾方完，如今睡也。”

闲话休题。次早花二又去寻着李二同觅任三官。恰好任三官在家，便随口儿说：“昨晚有一表亲，京中初回，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想转得来时，天色必晚了。闻知今日海边，有一班妓女上台扮戏，可惜不得工夫去看。”花二道：“李二哥，三官望亲。我与你去看戏如何？”李二道：“倘然没戏，空走这多路途何苦！”花二道：“我有一个旧亲，住在海边，若无戏看，酒是有得吃的。去去何妨。”李二听见说个酒字，道：“既如此，早早别了罢。”三人一哄而散。

不说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且说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银子，着一小厮唤名文助随了，买办些酒食，拿到花家门首。着小厮认了花家门径，着他先去，不可说与奶奶知道。自己叩门而入。见了二娘笑道：“他二人方才被我哄到海边去了，一来往有三十余里路程。到得家中，天已暗了。我今备得些酒果在此，且与你盘桓一日。”二娘道：“如此极好。”把门掩上。三官炊火，二娘当厨。不时间都已完备。二娘道：“我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你哥哥一时回家来，也未可知。若被遇见，如何是好？向日公婆后边建有卧室一间，终日关闭到今日，且是僻静清洁。我想起来，到那里饮酒欢会，料他即回，也不知道。你道好么？”任三听说，欢喜之极，即时往后边。开门一看，里边床帐桌椅，件件端正，打扫得且是洁静。壁上有诗一首道：

轩居容膝足盘桓，斗室其如地位宽。

壶里有天通碧汉，世间无地隔尘寰。

谁人得似陶元亮，我辈终惭管幼安。

心境坦然无窒碍，座中只好着蒲团。

看罢，即将酒肴果品摆下。两人并肩而坐，你一杯，我一盏，

欢容笑口，媚眼调情。自古道：“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调得火滚，搂坐一堆，就要床上取乐起来。这一番与昨晚不同。怎见得不同？只见：

雨拨云撩，重整蓝桥之会。星期月约，幸逢巫楚之缘。
一个年少书生，久遭无妇之鰥，初遇佳人，好似投胶在漆。
一个青春荡妇，向守有夫之寡，喜逢情种，浑如伴蜜于糖。
也不尝欺香翠幌，也不管挣断罗裳。正是：

雨将云兵起战场，花营锦阵布旗枪。

手忙脚乱高低敌，舌剑唇刀吞吐忙。

两人欢乐之极，满心足意而罢。整着残肴，欢饮一番。二娘道：“乐不可极。如今天已未牌了。你且回去，后会不难了。”三官道：“有理。只要你我同心，管取天长地久。”言罢作别，竟自出门去了。

不移时，花二已回。二娘暗暗道：“早是有些主意。若迟一步，定然撞见了。”自此任三官便不与花李二人日日相共了，张着空儿便与二娘偷乐。若花二不时归家，他便躲入后房避了。故此两不撞见。只是李二又少了一个大老官，甚是没兴，常常撞到花家里来寻花二。

一日，花二不在家。门不掩上的，便撞入内轩。问道：“二哥可在家么？”二娘在内道：“不在。”李二听了这娇滴滴的声音，淫心萌动。常有此心，奈花二碍眼。今听得不在家中，便走进里面道：“二娘见礼了。”二娘答礼道：“伯伯外边请坐。”李二笑道：“二娘，向时兄弟在家，我倒常在里边坐着。幸得今日兄弟不在，怎生到打发外边去坐？二娘，你这般一个标致人儿，怎生说出这般不知趣的话来！”二娘正着色道：“伯伯差了，我男人不在，理当外坐，怎生倒胡说起来！”李二动了心火，大胆跑过去要搂，早被二娘一闪，倒往外边跑了出来，一张脸红涨了大怒。恰好花二撞